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回 恃國丈誣害良臣

詩曰：龍飛初御五雲端，天下人心未即安。奸佞薦賢當玉陛，英雄得志拜金壇。

中營旗影連雲卷，半夜笳聲應水寒。筆底縱橫窮勝事，頓教踴躍愜閒觀。

仲冬天氣已嚴寒，獵獵西風萬木殘。一片夕陽籠暮樹，滿階殘葉繞疏簾。硯池薄薄冰初結，庭院深深雪未翻。夜撥爐灰還靜坐，曉憐日影趁閒篇。短晝不堪勤繡作，仍為相續《再生緣》。前篇曾說尚書府，此際須提劉室言。奎壁在家心懊悶，愁容滿面不欣然。恐防進喜遭刑拷，吐出真情一切言。如若得知吾放火，他家一定奏金鑾。朝廷法令分明在，就是皇帝卻也難。暗暗心驚如有失，團團繞走內堂間。江媽心側其中意，掀著簾櫳看看天。緊皺眉頭稱不好，已將午錯日光偏。莫非進喜身遭難，拷問情曲故不還。公子適才該直講，因何膽小怕開言。又非真個傷天理，是我孩兒把火燃。內外家丁殊不少，獨推進喜為何緣。皇甫大人真貴顯，竟教侯府懼威嚴。公然帶到衙門去，一定是，細問來由不放寬。也是進喜該倒運，今朝平白受奇冤。孩兒若有長和短，破著我，老命殘身拚一番。乳母江媽埋怨主，旁邊郡主也開言。果然進喜遭推問，只恐心慌出亂言。皇甫督台如作對，必然一定奏金鑾。爹爹縱是為侯爵，只恐君王國法嚴。不識因何逢此事，花園火起實奇然。其時奎壁心煩惱，面帶愁容又帶慚。只見丫鬟齊喊叫，亂呼三嫂進哥還。江媽見說心歡喜，奎壁慌忙向外觀。進喜入簾呼世子，裝成形狀實堪憐。帽沿斜扣容顏淡，袍袖低拖氣力單。扯下手巾伴擦目，說道是，小的該死被牽連。隨他帶到衙門內，立刻升堂問此端。我說不知其內事，督台發怒就傳言。此時夾棍丟前面，頃刻長鞭擺半邊。嚇得小人心膽碎，已不能，飛回家內免傷殘。正然著急無良計，巧遇他家公子還。不識怎生公子去，但聞輕向督台言。當時脫放回家內，得此殘生也算難。進喜言完重拭淚，劉奎壁，一重怒氣上眉尖。登時更改尋常貌，面白唇青體又寒。暗暗一思心大怒，靴根亂頓咬牙關。

啊唷皇天呀，我劉奎壁好生惱恨！

只固有意報冤仇，故此虛為情意投。終日相邀尋翠徑，昨朝又請泛蘭舟。乍欣得了良機會，何意仍為枉費謀。白送小春庭一座，那冤家，依然性命未曾休。

啊唷，少華呀，爾竟能逃出花園，使我一朝失計！

多應尚未入床幃，煙起之時他已走，故而無恙得回歸。多應猜到吾行計，因此飄然獨自回。如若他家知細底，必須早早再施為。

咳，這叫做畫虎不成反類犬。

如今大事不留停，須要其間加小心。若不我家先下手，恐防皇甫奏天庭。既然事已難私罷，只得要，破著侯門拚一拚。奎壁暗思心內恨，江媽故意就開聲。他家公子逃回去，看那形容可受驚？進喜答言真可歎，衣焦帽破帶灰塵。虧他逃出花園去，真是重生再世人。奎壁見言聊解怒，說聲累爾受虛驚。幸虧留得殘生在，此事無乾劉氏門。進喜相辭忙退下，江媽隨後轉房門。重新盤問親生子，方曉堂前未受刑。賞得黃金真可喜，況言他日報深恩。救人一命功千倍，不怕他年少後成。進喜細言公子語，乳娘私告女千金。嬌娥見語芳心悅，感念多情皇甫君。他日成名應不負，此番深幸訂良姻。從今靜對菱花鏡，這雙眉，何日郎回畫翠痕。不表佳人劉燕玉，且談奎壁暗沉吟。夜間安歇夫人室，獨坐窗前睡未成。燭影搖來紗隱隱，更聲起處夜沉沉。片心只向邪邊走，百計都從惡內生。良久起身忙剪蠟，磨濃香墨寫書音。孤身獨立無良計，竟寫飛書報父親。如若爹爹能作主，何愁皇甫奏朝廷。登時主意安排定，舉筆連書草帶真。不肖孩兒三頓首，稟知嚴父大人聞。自隨慈母歸鄉土，未敢嬉游誤此身。癡長今年交二八，母親煩舅為提婚。同鄉孟姓為兵部，有女多才喚麗君。因慕芳名求配合，巧逢又到一媒人。雲南總督皇甫敬，他是通家交契深。有子少華年十五，與男原屬往來頻。督台亦請秦方伯，說合良緣到孟門。兩處求親難獨許，孟公無奈善調停。後園廣植垂楊樹，竟將宮袍掛在林。柳葉金鈎多射中，紅袍一斷披袍行。兩家賭射三枝箭，得者聯婚孟麗君。奎壁自思承父訓，臨期豈不要馳名。季春初四親臨去，約會同臨司馬門。不肖當場三箭中，少華忿忿反相爭。彼此未展平生意，難讓君家獨逞能。他亦果然知妙技，接連三箭斷紅繩。昂然就做披袍客，上到花亭拜丈人。蘭谷孟公稱作婿，竟將不肖當旁人。孩兒一怒歸家內，數日聞傳聘已行。孟宅但尊皇甫敬，不知更有父親存。侯門之婿遭人占，四野相傳作異聞。不肖枉為侯爵子，閒居故里被欺凌。今生不娶尚書女，千古流傳落魄名。就便他年還續配，吾家已是失清聲。孩兒立願先言定，永守空房不再婚。如得麗君與我配，方能聊為洗羞形。不惟上事馳家報，尚有奇情稟父親。男無怨言更慷慨，不因私意絕朋情。故而常去邀皇甫，暫解深仇共論心。偶為泛舟天色晚，留宿園內小春庭。外家祖母遭終世，隨母同歸願窮門。家下無人惟一妹，內堂難管外堂情。庭中忽地遭回祿，童僕傳齊救火兵。並力救時方始滅，撥開灰土少屍靈。伊家人役俱親見，即向衙門報信音。總督親臨查看過，反疑放火故燒庭。出言刁滑人難受，行事威嚴意可驚。獨問家丁江進喜，道其必曉內中情。立刻帶到衙門去，嚴審情由動大刑。適值少華回宅內，家僅得命甚伶仃。放歸進喜雖無事，即日他家要叩閭。竟說孩兒懷舊恨，火焚庭院亂胡行。男思獨力難成就，故此飛書報大人。雖屬虛言何足懼，恐防皇上又為真。父親京內須留意，莫待伊家先奏聞。如是叩閭人已到，縱然有勢也難行。因男一氣將成病，可惜侯門不及人。一切事情俱稟白，願祈父意早調停。此書呈閱直機密，拜請金安細稟明。寫完重新觀一遍，皺眉自覺也虧心。回身放在床頭畔，明日加封就發行。事畢解衣歸寢室，一宵無話又天明。

話說次日，劉奎壁封好書信，即著家人俞二趕路入京。付盤川二十四兩起身寄信。然後復歸顧宅，送過外祖母入殮，與夫人同回。自此亦常皇甫衙中探望，少華推故不見，也就漸漸生疏。

按下劉家寄信言，且談世祖坐金鑾。自從起手安天下，一統華夷屬大元。納諫如流真聖主，用賢去佞正朝端。不期此歲龍歸海，在位悠悠廿五年。哀詔一傳天下曉，悲聲四起動山川。合朝孝服趨金闕，金駕靈幡送寢回。賜立王孫帖木耳，成宗廟號坐江山。黃金闕下參新主，白玉階前封舊官。劉氏燕珠為國後，昭陽內院侍龍顏。加封國丈名劉捷，執掌朝中有大權。御賜蟒袍和玉帶，恩頒彩緞共金冠。劉侯拜謝皇恩後，合殿朝臣到府門。寶馬紛紛來慶賀，朱輪隊隊到相參。皇親國戚人人敬，大勢高權個個攀。義婿乾兒齊送禮，侯門日日大開筵。這番富貴非前比，真是人間第一仙。正在衙中歡悅處，雲南人到獻書函。

話說劉國丈正在歡喜之時，忽報雲南信到，吩咐喚入內堂來問話。這劉公共有四房姬妾，內中有一位周淑娘，新近又生一個公子，小名貴哥，方才滿月。又恃寵當家，上下皆叫姨太太，果然過於眾妄。當下劉侯正抱著小孩兒頑耍，早見家人入內叩頭。

劉侯抱子便開言，且起身來不用參。世子夫人安樂否，有何大事出雲南。家丁呈上書和信，稟說家中近況安。國丈便喚俞二退，回身遞過小兒男。諸姨忙扯金交椅，坐近珠簾拆信觀。字字行行觀一遍，登時大怒變容顏。

啊唷，氣死我也，豈有此理！

劉家現在作君侯，豈比尋常似下流。世子求婚還不允，推三阻四也堪羞。射袍既中三枝箭，老匹夫，竟敢狂為作另求。一女重婚真可笑，爾將劉姓當凡流。既然不願聯婚眷，何用賭射一事由。三箭中時仍懊悔，爾分明，有心輕厭我劉侯。如今是，愛女稱尊居御苑，東床為帝坐龍床。論來也有三分勢，何懼尚書不中謀。

啊唷，匹夫呀匹夫，爾好生大膽！

既然今日我知聞，爾在雲南靜候之。如有良機當報恨，少不得，傾家敗產在其時。麗君不嫁劉奎壁，只算我，年老無才主見遲。啊唷，皇甫敬呀！爾仗狂威爵位高，奪人姻眷配兒曹。朝廷國法今何在，同殿之情一旦消。聘定麗君猶自可，怎因回祿放奸刁。你家既欲為仇敵，我處何當作善交。自此須當為準備，看誰力量見分曉。劉門做到椒房戚，反被他們看不高。如此胡行真罕

見，怪不得，孩兒心下氣難消。既然有父為侯爵，哪怕冤仇未得報。不是我，劉捷今朝誇大口，管教個個盡餐刀。劉侯言訖重觀信，倒卷長鬚怒氣高。眾妾心慌齊遠立，周姨進步問根苗。

侯爺呀，為甚事來？請息雷霆之怒。

劉捷聞言怒滿腮，將書遞與女裙釵。周姨接過書來看，立傍珠簾把眼抬。三位嬌娃齊走近，香肩斜靠共徘徊。周姨看過忙忖好，走近劉侯把口開。呀，主公呀，既雲機密怎高呼，若被人知怎奈何。不但劉門無體面，更如倚勢起風波。如今郡主初為後，須要當心在帝都。若有一差和二錯，朝廷怎生論親疏。侯爺要把仇冤報，也合留神緩緩圖。走漏風聲非小可，倒只怕，被人傳言起災魔。據奴愚見非明做，暗用工夫得利多。國丈聞言心內喜，點頭稱贊女嬌娥。

啊唷，妙呀！此言甚善，就依爾行事便了。

劉侯即刻到書房，寫下回書寄次郎。歇息兩天仍趕路，家人持信就回鄉。不言俞二歸家事，且把朝綱表細詳。只為成宗初御極，朝鮮國內動刀槍。國王會合偏邦主，百萬雄師似虎狼。差遣元戎烏必凱，大興兵馬出東洋。其人武藝多驍勇，兩柄金錘不可當。十二飛磚藏兩袖，若交鋒，能千百步擊人亡。異人傳授真靈驗，番帥隨身帶戰場。還有軍師同扶助，卻是個，雲游道士有妖方。國王封作軍師職，神武真人法號揚。暗備隱身符一道，往回無影妙非常。偏邦小國人人懼，因此添兵與助糧。戰船大小三千號，跨海相侵元帝邦。外閩將軍難阻擋，如飛告急奏君王。成宗天子龍顏駭，會集朝官作善商。國丈劉侯心得計，乘間假意薦忠良。朝鮮國來侵邊界，應遣能員定遠方。總督雲南皇甫敬，壯年驍勇卻非常。此番若遣徵東去，可保平安不致傷。天子欣然依奏語，立傳聖旨出朝中。欽差皇甫亭山去，十萬雄兵選力強。詔拜徵東都元帥，小心前往勿彷徨。如能殺退朝鮮國，另作恩封返帝邦。一旨下時誰敢慢，欽差奉詔出朝堂。不談天使雲南去，且表劉侯作主張。

話說劉國丈一見天子准奏，已差皇甫敬東征，心內喜之不勝。立刻修書一封寄與山東巡撫彭如澤。這是他的姪婿，以囑其密密留神，暗觀動靜。今皇甫敬奉旨東征，該必有敗而無勝。如有告急本章，竟誣其私通外國，隱沒王師，庶可為我報仇雪恨。事成之日，必當保薦高升。發書之後，即刻通知兒子不提。且說欽差齎詔，日夜趕程，不消個月之期，已到雲南府內。

提督如飛啟正門，登時冠帶接綸音。欽差開讀君王詔，香案之前謝聖恩。皇甫元戎行過禮，就將聖旨供龍亭。已知國丈劉侯薦，暗有相傷見害心。定是他兒思報恨，通知其父薦東征。這番已拜都元帥，須要留神加小心。立刻穿堂排酒宴，款留天使飲杯巡。一班家將知消息，頃刻傳揚內外聞。公子少華心內駭，卻原來，朝廷拜父去東征。劉侯與父非良友，已薦君前必有因。只恐朝鮮人馬重，一時難破外邦兵。少華公子雙眉皺，忙入堂中見母親。只見夫人和小姐，俱皆對坐眉帶顰。娘娘啟口抬身問，帝命東征可是真？公子答言非假事，欽差現在大堂門。劉侯已薦為元帥，只恐其間別有因。尹氏夫人心不悅，皺眉連道怎調停。父親如若徵東去，母子何方置此身。知道此行兇與吉，朝鮮人馬可能平。長華小姐蛾眉皺，定是劉家暗用心。正在內堂煩惱處，亭山宴散裡邊行。夫人小姐同迎接，皇甫賢臣坐定身。一皺雙眉長歎氣，說聲天子命東征。下官身受皇恩重，慚愧無由報聖恩。今既欽差徵外國，自當竭力盡忠心。所憂不為徵東事，汝等娘兒掛我心。咳，夫人呀，小春庭內那根緣，奸計無定實不安。奎壁通知其父曉，因而薦我下朝鮮。此番已換新天子，權柄都歸劉府間。我奉綸音為戰將，存亡兩字未能全。劉家必有圖謀計，調虎離山假薦賢。你等娘兒難在此，雲南府，自然還要換新官。如今之計須歸去，我未行時爾就旋。今值中秋時候好，新涼無暑路非難。回歸湖廣荊州府，暫住江陵候我選。如得凱旋朝聖主，夫妻兒女又團圓。亭山言語心傷感，尹氏夫人淚已漣。公子欠身開言道，爹爹在上聽兒言。既蒙教習兵法家，豈可貪安誤少年。萬里迢迢兒掛念，不如隨父下朝鮮。倘然立得微功績，也見微臣報主顏。

無知的幼子，少得多言，誰要你隨吾出戰！

劉家既薦我東征，定有奸謀在內存。留你同歸吾尚慮，豈堪隨父立軍功。母親胞姊非男子，難道能行客路中？言不三思陡出口，我勸你，好生歸去莫稱雄。少華公子稱遵教，退步無言面帶紅。總督使喚諸女婢，速將曆日到堂中。丫鬟答應忙尋取，獻上忠良皇甫公。

話說皇甫敬奉旨徵東，就在燈前擇定八月初八日先送家眷歸鄉，准於十二日自己起馬。主意已定，府中忙忙地打點行裝。

官衙即日辦行裝，內外人丁慌更忙。有幾個，跟隨總督東征去。有幾個，護送夫人返故鄉。合府忙忙齊打點，已臨初八甚悲傷。亭山親命排筵席，餞別婦人轉舊鄉。至晚堂中開綺席，珍饈百味獻瓊漿。長華姊妹同安坐，總督抬身舉一觴。

夫人請酒，聽我一言相告。

今因皇命掛征衣，故送夫人返舊居。途路風霜宜保重，心懷寬放莫牽衣。好生照看兒和女，勿令伊們感別離。我去徵東因國事，今朝難以定歸期。少華已定尚書女，閨閣嬌兒親漫提。只恐輕憑媒妁言，致教愛女誤身軀。萬般且待愚夫返，免得諸般不相宜。回到故鄉須善守，訓兒教女閉雙扉。單傳一脈無兄弟，全仗夫人正禮儀。保得平安吾奏凱，治家之德感賢妻。老爺言訖長吁氣，難止英雄淚滿衣。尹氏夫人忙接酒，淚如泉湧玉容低。

啊唷老爺呀，妾身謹當從命，也請一杯。

妾身一自到君門，便與吾夫去遠征。血戰三年方得返，由來受盡別離情。到如今，皇恩浩蕩官名重，子女揚名心緒寧。自想更無離別事，誰知又做戰徵人。此番兵下朝鮮國，知道何時返帝京。妾與孩兒歸故里，老爺此去要當心。須憐戰將交鋒苦，莫殺降兵造罪深。但願上天垂保佑，一家骨肉又相親。夫人說到傷心處，哽咽悲啼淚濺襟。皇甫亭山容慘淡，飲乾別酒淚淋淋。夫妻方始同歸座，姊弟呼人把酒斟。但見那，如花如玉兩英材，手捧金杯步上來。慘慘淒淒同跪倒，淚垂粉面把言開。爹爹請飲杯中酒，早滅煙塵奏凱來。兒等不能隨戰去，自當保母踏塵埃。邊關重重祈留意，旅次長行勿掛懷。惟願神明相助力，免教兩地久分開。無知兒女從今別，父去徵東早來。姊弟言來齊痛哭，徵東元帥更傷懷。接杯扶起男和女，半晌方才把口開。啊唷孩兒呀，為父今朝掛戰袍，歸期未卜正遙遙。你們姊弟都年長，養育之恩不可拋。護送母親歸故里，好生盡孝報劬勞。嬌兒閉戶勤文武，愛女隨親伴寂寥。守待父親歸帝闕，合家依舊不相拋。言完飲盡杯中酒，姊弟含悲謝訓言。立起身來同入席，侍兒斟酒不辭勞。夫人哽咽悲聲吐，公子攢眉淚欲拋。小姐筵前心欲碎，一心悲歎啟櫻桃。咳，好生慚愧！空長癡癡十五年，可憐忠孝未能全。父親出戰難隨去，不及當年一木蘭。小姐言完遮粉面，悲聲哽咽淚如泉。少華公子心悲切，壯志沖天按按冠。賢姊婦人何足愧，可嗟愚弟尚貪安。亭山座上長吁氣，點首相呼女共男。豈不欲，兒們同乾功名事。愁只愁，汝母孤身苦守難。且待父親征戰返，百凡事件可周全。歸家靜守田園樂，莫為微名棄膝前。時世已非前者比，劉門羽翼盡當權。兒如出仕圖名利，定落奸人圈套間。囑汝之言須緊記，願則願，一家骨肉再團圓。長華姊弟齊言語，合席含悲慘慘然。少華餞行筵席散，黎明方起暫安眠。行囊箱籠俱先發，只等天明人下船。偏是別時容易過，早聽得，雞聲三唱正風寒。夫人小姐齊齊起，梳洗臨窗正翠環。尹氏貞貞冠帶畢，長華早已換裙衫。丫鬟僕婦皆收拾，絳燭高燒五鼓殘。頃刻內堂排早膳，夫妻兒女各相談。悲悲切切皆心裂，慘慘淒淒淚盡漣。用過膳時天已曉，朦朧樹色映珠簾。孟公親到官衙送，屬下官員候府前。

話說皇甫敬先送家眷回鄉，少華數日前已去辭過岳岳岳母。當下孟尚書父子，具禮相送下船。外邊轎馬已備，夫人與公子小姐便作別而行。

夫人痛泣別親夫，何日聞君奏凱歌。前往朝鮮須保重，妾和兒女望回都。亭山叮囑惟安守，自有歸期勿念吾。患難夫妻同苦樂，歸家教子莫荒疏。夫人應諾淚珠淚，姊弟齊齊伏地呼。就此相辭隨母去，願爹爹，自家保重在前途。老爺執手頻叮囑，頃刻分離無奈何。

話說尹氏夫人，帶一男一女相別而行，數十人擁護。孟尚書先歸本宅，翰林以屬官，直到下船，方始郎舅作別。

風送旌旗下碧流，夜住曉行非一日，合家寶眷返荊州。且言皇甫徵東帥，打發歸鄉萬事休。退入後堂孤獨坐，英雄懷抱動離愁。五更時候排兵馬，要下朝鮮不敢留。

話說皇甫公打發寶眷起身之後，便將該管之事交代別官，即日下教場排兵。孟尚書薦到一位總兵，姓衛名煥，字振宗，年方四十二歲。生得面白長鬚，濃眉朗目。他是韓夫人嫡親表弟，故托孟公薦到麾下，皇甫敬遂收為部將。共選四員副將，一員參謀，十二指揮，三萬兵馬。一到十二黎明，就從雲南起馬。